



金匱論註

坤
大尾

雜療方

婦人妊娠

產後

雜病

十武 9
211
8 止



門
第 211
卷 8 止



張仲景金匱要略論註卷二十

樞李徐 彬忠可甫著 姪徐弘觀孔瞻父較

婦人妊娠病脈證治第二十 證三條

師曰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

各妊娠桂枝湯主之 方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

有醫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

註曰平脈者不見病脈一如平人也閉前為陽閉

後為陰小弱者脈形小不大軟弱無力而非細也

諸脈既平而楊下焦陰脈微見不同是中上焦無
病乃反見渴不能食之證則渴非上焦之熱不能
食亦非胃家之病矣少陽有嘿嘿不欲食之證今
無寒熱亦無少陽表證可疑矣是陽乃陰火上壅
不能食乃惡心咽食陰脈小弱乃胎元氣弱故曰
名妊娠孕也某用桂枝湯者此湯表證得之為解
肌和榮衛內證得之為化氣調陰陽今妊娠初得
上下本無病因子室有凝氣益上于故但以白芍
一味固其陰氣使不得上溢以桂其善專扶上焦

之陽而和其胃氣但令上之陽氣充能禦相侵之
陰氣足矣未嘗治病正所以治病也否則以渴為
邪熱而解之以不能食為脾不健而燥之豈不謬
哉于法六十日當自此證者謂胎已成而氣于上
治之當以胎氣為主也設有因醫治逆逆者誤也
却一日其期未滿六十日則胎未成又加吐利而
因醫治逆則脾胃實有受傷處是當但以斷絕病
根為主不得泥安胎之說而執疑致謬也故曰絕
之

論曰內經謂少陰脈動甚謂之有子言心脈主
血血聚則氣盛也又謂陰搏陽別謂之有子言陰
得胎氣而強脈則搏擊而別于陽脈也今反以脈
小弱為妊娠可知孕只兩目能然下焦之氣而不
能作盛搏也過此則不然可知故千金云初時寸
脈微小呼吸五至三月尺脈數也

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
在臍上者此為癥瘕害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
利時胎也該是動字下血者後斷三月血也所以血不止

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註曰婦人行經時過冷則餘血留而為癥瘕者謂
有積可徵然癥病女人恒有之或不在于子宮則仍
行經而受孕經斷即是孕矣未及三月將三月也
既孕而仍見血謂之漏下今未及三月而漏下不
止則養胎之血傷故胎動假使胎在臍下則其欲
落矣今在臍上是每月湊集之新血因癥氣相妨
而為漏下實非胎病故曰癥瘕害胎在者疾難愈
曰癥害在無端而累之曰害至六月胎動此宜動

之時矣但較前三月經水利時胎動下血則已斷
血三月不行乃後血不止是前之漏下新血去而
瘕反堅牢不考故須下之為安若用桂枝茯苓散
者桂枝多系陽一陽茯苓丹皮一氣一血調其
寒溫扶其正氣桃仁以之破惡血消瘕癖而不嫌
傷胎血者所謂有病則病當之也且瘕之初因
寒桂能化氣而消其本寒瘕之成必挾濕熱為巢
囊若膠瀉氣丹清血熱為茶飲肝血而扶脾使能
統血則養正即所以去邪且然消瘕方甚多一舉

兩得莫有若此方之巧矣每服甚少而頻更可要
知瘕不礙胎其結原微故以漸磨之

桂枝茯苓丸方

桂枝 茯苓 牡丹皮 桃仁之皮 各等分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
不知加至三丸

婦人懷娠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
少腹如前所以然者子藏閉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
藏方未見

詩曰懷娠至六月七月此胃與肺養胎之時也脈
弦者衛氣結則脈弦發熱者內中寒亦能作熱也
寒固主脹故弦脈使人胃脹六七月胃肺養胎而
氣為寒所滯故始脹尚可至此則胎愈脹也寒在
內則腹痛惡寒然惡寒有為表者此連腹痛則知
寒傷內矣少腹如扇陣一作冷若或崩之也此狀
其惡寒之特異者且独在少腹蓋因子宮受寒不
能闔故少腹獨甚子藏者子宮也閉者下斂也附
子能入胃溫下焦故曰宜以附子陽溫其藏原方

失謹想不過傷寒論中附子合參苓朮芍之附子

湯耳

師曰婦人有漏下者有半產後因續下血都不絕者
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為胞阻膠艾湯主
之

註曰此段集言婦人下血宜以膠艾湯溫補其血
而妊娠亦其一但致病有不同無端漏下者此半
日血虛而加客邪半產後續下血不絕此因失血
血虛而正氣難復若妊娠下血如前之因瘕者固

有之而氣腹中痛則是因胞阻阻者阻其欲行之
血而氣不相順非癥瘕害也故同以膠艾陽生之
蓋芎歸地芍此四物湯也養陰補血莫出其七血
妄行必挾凡而為瘕濁膠以驟皮為主能去凡水
泄水煎成能澄濁艾性溫而善行能導血歸經其
草以和之使四物不偏于陰三味之力也而運用
之巧實在膠艾

芎歸膠艾湯方

芎藭 芍藥 甘草 艾葉 當歸

各二兩

各三兩

芍藥 當歸 乾地黄 六兩

右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內
膠令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婦人懷妊腹中疝痛當飲芍藥散主之

註曰疝痛者綿綿而痛不若寒疝之絞痛血氣之
刺痛也乃正氣不足使陰得乘陽而水氣勝土脾
爵不伸爵而未伸土氣不調則痛綿綿矣故以歸
芍養血芍木扶脾澤得得其有餘之舊水芍藭暢
其欲遂之血氣不用黃芩病痛因虛則指挾寒也

然不用热茶原非大寒正以充则微寒自去耳

当归芍药散方

当归^{三两}芍药^{一斤}芎藭^{四两}白术^{四两}

泽泻^{羊筋}苦药^{羊筋}

右六味杵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妊娠呕吐不止乾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胃弱吐酸皆属于火此言胃气不清暂作吐吐者也若妊娠呕吐不止则因寒而吐上出为吐不止则虚矣故以半夏治呕乾姜治寒人参补虚

而以生姜汁物半夏以下其所逆之饮

乾姜人参半夏丸方

乾姜^{一两}人参^{一两}半夏^{二两}

右三味末之以生姜汁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十

丸日三服

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当归身苦参丸主之

註曰從來小便难傷寒極邪傳裏則有之必先見表證或化原耐挑者有之上必見渴中气不化者有之飲食必不調中气下陷者有之必先見脾胃

證下焦并振有之必不待而飲食如故今妊娠欲
食如故然小便難必因便溺時得瓜冷壽于下焦
而為熱致耗膀胱之水故以當歸貝母苦參丸主
之苦參能入陰治大風開結氣除伏熱故以為君
當歸辛過能入陰利氣善治衛帶之病故以為臣
其證雖不由肺然膀胱者氣化之門下竅難則上
必不利故以貝母開肺氣之得者佐全不用利水
藥病不用水瀉也

飯母苦參丸方

當歸 四兩 貝母 四兩 苦參 四兩

右三味末之煉蜜丸如小豆大飲飯三丸加至十
丸

妊娠有水氣身重小便不利溺澀思寒起即頭眩萎
子茯苓散主之

註曰有水氣者雖未大腫脹經脈中之水道已不
利而衛氣挾水不能調暢如平人也水道不利則
周身之氣為水滯故重水以通調而順行逆則小
便不利矣溺澀思寒衛氣不行也起即頭眩有

水氣不動則微陽當留于目而視明起則微陽之火通陰氣而上蒙則所見皆玄故變態用葵子茯苓者葵得其氣而苓利其水也下竅利則上白不壅况葵子滑滑屬陽亦能通上之經絡氣脈乎然葵能滑胎而不忌有病則病當之也又肝主疏泄葵子尤能通肝經之滯便疏泄不失其職故便無不利而化如乳閉乳腫奏功尤速也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觔 茯苓三兩

右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七日三服

婦人妊娠宜常服當歸散主之

註曰宜常服者雖無病亦宜服之也蓋生物者土也而土之所以生物者濕也血為濕化胎尤賴之故以當歸養血為柔飲陰肝主血而以芍藥通肝氣脾統血而以白朮健脾其用黃芩者安胎之法唯以涼血利氣為主故凡砂仁枳殼蘇梗皆為安胎善物不知氣尤主于肺黃芩能清肺而利氣之源白朮佐之則濕無滯而木不滯故白朮佐黃芩

有安胎之能是立方之意以黃芩為主也胎產之
難皆由熱鬱而燥機開不利養血健脾胃以黃芩
自無燥熱之患故曰常服易產胎無痛苦并主產
後百病也

當歸散方

當歸一兩 黃芩一兩 芍藥一兩 苦薈一兩
白朮半兩

右五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婦常服即
易產胎無痛苦產後百病悉去之

妊婦養胎白朮散主之

註曰胎之為物土以載之血以養之故以白朮培
土者養利肝胎惡陰氣上逆故取散性純陽以陰
為散者使其根上焦氣分之熱而下達亦降腹中
偶感之寒而使半然入陰不能養陰故以牡蠣氣
化純確性陰之物使散陰分凝結之熱氣而和其
陰陽予治媿可弟婦未孕即嘔嗽見血既孕而不
減人瘦弱以此方治之因其腹痛加芍藥兩大劑
而嘔少嗽止人瘦胎安若心平毒痛則是肝氣之

尚未暢故倍苦甚所至心煩吐酸不能食飲則不獨
肝鬱是有客寒逆甚而吐且痛以壅在上則為煩
矣故加細辛去寒寒夏止逆用醋湯以和血而安
其下也不愈用小麥汁養心液而安其上也又不
愈用大麥粥和其中也兩難愈服之勿置菜性相
平不偏故曰養胎白朮散不用血藥謂其氣而血
自和也

白朮散方

白朮 苦蕒 蜀椒 二分 牡蠣

右四味杵為散酒服一錢七日三服夜一服但苦
脫一痛加芍藥心下毒痛倍加苦蕒心煩吐痛不
能食飲加細辛一两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後更
以醋漿水服之若吐以醋漿水服之後不解者小
麥汁服之已後得者大麥粥服之病雖愈服之勿
置

婦人傷胎懷身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重如有水
氣狀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海旁
宮及關元小便微利則愈

詰曰傷胎者胎氣失養實有流傷而病流下焦非
偶感之客邪在中上焦比矣懷身固宜服大然大
者自大軟者自軟因傷而腹滿則後有不同耳不
得小便心火不下降也因而從腰以下氣滯則重
也如有水氣狀非水氣也然腹滿小便不利腰以
下重皆水病中所有何以別之若脈沉按之不起
洒淅頭眩則為真水矣今皆不然乃七月午太陰
當養胎因心氣有邪則火盛燥金金不得安其清
肅而氣不化則小便不利上焦氣鉅則下焦氣滯

故重總由心火上燥而不下降故刺勞官心之穴
也子刺閉元利其所支者腎則氣不復再實失小
便微利則心火自降而胎得其平胎不失養故愈
論曰梅仲景妊娠篇凡十方而丸散有七陽居三
蓋陽者蕩也妊娠當以安胎為主則攻補皆不宜
驟故緩以圖之耳若藥品無大寒燥亦不取泥膈
之藥蓋安胎以養陰調氣為急也

張仲景金匱要畧論証卷二十一

橋李徐彬志可甫著 姪徐嘉炎勝方父較

婦人產後病脈證治第三十一 論三首 脈證六條 方八首

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瘕二者病鬱冒三者六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瘕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

詳曰產婦與人口雜病原無定但從產上得之則

以三病為言正言其病口三因則一也一病瘧瘧者身熱惡寒足寒面赤卒口噤皆及張也脈經曰瘧疾其脈伏堅直上下二者病瘧冒暑冒者抑鬱而昏冒也三者大便難難者出之空而非閉也人不同而病同故疑所問不知新產血虛血虛因多汗而邪乘並入乃喜中風喜者易也風入于血虛之體無氣以禦之則風為主而瘧如枯木得風燥而剝也亡血後汗則氣既耗內寒自生故曰寒多寒留于陰陽而虛之體則陰火熾

或蒙之笑血與汗皆津液所生血虛汗出津液既亡燥邪旋發燥則熱熱則乾乾則大便難于出矣產婦常言其胎後病不能食大便及昏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燥熱而必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積盛故喜汗出陰陽乃後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方見吧吐中註曰此下言新產之病雖三症相高少唯其與大便堅和兼而具且詳其病因與治法也謂產

婦鬱冒虛多而邪少故其脈微弱中多虛也中虛
則陰火為逆而嘔且不能食然不能食似手胃弱
易泄而不知七律胃燥故大便反堅內虛燥而身
之陰陽不和故身無汗但頭汗出數證乃鬱冒中
氣有之證也曰傷寒病因謂所治者何血虛則
張不能離陽而下厥厥者盡也寒也下寒則上熱
如冒冒家欲解必六汗出見膏臍其自汗非汗下
所宜也其所以頭汗者何脫血虛下厥則下之陰
氣盡而陽為孤陽陽孤則上出而頭汗集然既頭

汗仍喜其汗出而解者何蓋陰不亡則血未大虛
唯產婦之血至過多而七陰則陽為孤陽自陰較
之陽五倍盛所以喜其汗損陽而乾陰則陰陽平
故曰乃復然大便堅非熱多乃虛燥也曰非寒乃
膽氣逆也不能食非實邪乃胃有虛熱則不能食
也故以柴胡參甘芍半薑棗和之

病解能食七八日裏發熱者此為胃實大便氣湯主
之方見

註曰此段言大虛之治有實證而當以實治故謂

病解能食則經絡臟腑之氣俱平無產後本病可
起至七八日更發熱不惡寒又無表證可經明是
食後之象故曰胃實大便氣峻逆之恐因循致產
也屬謂此事新產婦曰大產之後藥不嫌峻如此
况他病乎

產後腹中疼痛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併治腹中寒

亦虛勞不足 方見

註曰病痛者經之痛也陰虛寒相阻故當歸
通血分之滯生薑行氣分之寒然胎前喜實故當

歸白芍散內加茯苓澤瀉其水濕此之產後大
聖青虛故君之以羊肉所謂形不足者補之以味
也蓋羊肉補氣行痛屬氣弱故宜之此方攻補兼
施故并治寒病虛損

產後腹痛煩滿不得以枳實芍藥散主之

註曰痛壅由氣阻腹痛則脾虛氣弱而阻也解在
而正氣不斂則滿氣阻而壅矣在上則煩躁極而
陽明逆不得從其逆則不得臥故以枳實通氣所
謂通則不痛也芍藥補脾斂氣以清滿也氣順不

痛則不煩而臥然通之飲血則氣血自調故又
主癰腫以香薷下之知肝氣以養心脾也

枳實為藥散方

枳實 性平 味苦 入大過

為藥 苦方

在二味枳實散服方寸七日三服并主癰腫以香
薷下之

師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為藥散假令不愈者此
為腹中積瘀血看臍下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
不利

註曰此言產婦腹痛果是脾虛氣阻枳實為藥散
逐惡氣歛正氣決無不愈有不愈即不可責虛也必
是皆瘀血然產後之血不能瘀于上故曰臍下既
有瘀血即當專攻血不得復在虛寒二字制肘其
藥方故直以大黃桃仁唐法峻攻之謂病去即是
補耳唯專去瘀血故亦主經於不利既曰新血又
曰如脈肝驟結之血也

下瘀血湯方
大黃 三兩

桃仁 二枚

蟅蟲 二十枚
去足

石三味未之煉蜜和為丸以酒一升煮取八合頓
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產後七八日無大陽證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不大
便煩躁發熱切脈微實再倍發熱日晡時煩躁者不
食則譫語至夜即愈宜大承氣主之熱在裏結在
膀胱也

註曰此條言產後惡露不盡有血瘀而痛者不在
血因腸內有熱致血結膀胱其辨法在至夜即愈
四字謂產後七八日則本虛損可無無大陽證則

非頭痛發熱惡寒之表證矣乃少腹堅痛非惡露
不盡而何然而不大便則為腸胃中燥熱煩躁發
熱則在實熱上攻脈微實則又非虛比更倍發熱
日晡煩躁則為脾胃鬱熱更食則譫語胃熱大
確諸皆結腸胃之證而非惡露不盡本證也况
至夜即愈病果在陰則宜夜重而夜反愈豈非實
熱內治守故以大承氣主之意在通其熱結以承
接其元氣則惡露自行不必如前之單下瘀血恐
單去血而熱不除則并血亦未必能去也故後總

言之以熱在裏即傷寒論表裏之裏謂當攻裏也
曰結在膀胱是言血偶因熱而結非血自結之病
故不當攻血也

產後

註有中字

風續數十日不解頭微疼惡寒時有

熱

心下悶

乾吐汗出雖久陽且證續在耳可與陽且

湯

即桂枝加黃芩

註曰此段言產後中風淹延不愈而表裏雜見者
仍當去其風也謂中風之輕者數十日不解似乎
不可責表然頭疼惡寒汗出時有熱皆表證也心

下悶乾吐太陽之邪欲內入而內不受也傷寒論
有陽旦湯乃桂枝湯加黃芩以治太陽中風而挾
熱者今久風而熱不已則陽且證仍在陽且陽何
不可與而因循以致誤也

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行身湯主之

註曰中風發熱頭痛表邪也然面正赤此非少可
淺紅所謂面若赭朱乃真陽上浮也加之喘氣
高不下也明是產後大虛之陽不能自固而又襟
以表邪自宜攻補兼施故以桂枝防身極極黃芩

清其在上之邪竹葉清其膽腑之熱而以參附培元氣逆其欲脫之陽然以竹葉名湯要知本寒標熱膽在中通清其交接之緣則標本俱安竹葉實為切之有耳頭項強則下虛尤甚故加大附則逆而加水故加半夏

竹葉湯方

竹葉 一把 芎藭 二兩 防風 二兩 桂梗 二兩
桂枝 二兩 人參 二兩 甘草 一兩 附子 一枚
大棗 十五枚 生薑 五兩

右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溫覆使汗出。頭項強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註是
前藥揚去沫吐者加半夏半升洗

婦人乳中虛煩亂吐逆安律益氣竹皮大凡主之

註曰乳者乳子之婦也肝氣原不足中虛者中氣大虛也脾土復困弱于是火上壅則煩氣上越則嘔煩而亂則煩之甚也吐而逆則吐之甚也病本全由中虛然而藥止用竹茹桂枝石膏白微者蓋中虛而至為吐為煩則胆腑受邪煩吐為主病故

以竹茹之除煩止嘔者為在胸中陽氣不用故以
桂甘扶陽而化其逆氣者為以石膏涼上焦氣
分之虛熱為佐以白薇去表間之浮熱為使要知
煩亂嘔逆而無腹痛下利等證惟虛無寒可疑也
妙在加桂子涼劑中尤妙在生甘草藥多意謂散
蓋蓋之邪復清陽之氣中而自安氣即自益故無
一補劑而又註其立陽之本意曰字中益氣竹皮
大凡神哉喘加補氣柏無西向得西方之氣最深
故能益金潤肝大而寧心則肺不受燥喘自平也

好古謂肝家氣分藥蓋柏為陰木能益肝陰而藉
其極溢之氣潤肝之功多也而熱信白薇蓋微能
去浮熱故小品于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去浮多熱
浮者去桂加白薇附子各三分石白二加桂芍湯
則微之能去浮熱可知矣

竹皮大托方

生竹茹 二分
石膏 二分
桂枝 一分
甘草 七分
白薇 二分

右五味末之棗肉和托彈子大以飲服一丸日三

夜二服有熱倍白微煩喘者加柏實一分
產後下利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

註曰仲景治熱利下重反白頭翁湯蓋白頭翁統
苦能寧腎故多配下焦凡熱結氣者藥皆以黃連
清心火也秦皮清肝熱也檳皮清腎熱也四味皆
苦寒故熱痢下重者宜之若產後下痢其理熱應
與人同而白頭翁獨在所宜矣假令虛極不可無
補但非他陳參朮所宜惠其壅而燥也亦非蒼澤
曠務可治恐偏液也唯甘草之甘涼清中即所以

補中阿膠之滋潤去風即所以和血以此治病即
以此為大補方知凡治痢者滋熱非苦寒不除故
類聚四味之若寒不送過若和血安中只一味甘
草及阿膠而有餘治痢好用參朮者政由未悉此
理耳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方

白頭翁 二兩 甘草 二兩 阿膠 三兩 秦皮 三兩

黃連 三兩 藥皮 三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內膠令滿盡分溫

三服
附方

○千金三物黃芩湯治婦人在產後自發露得風而
肢苦煩熱頭痛者與小柴胡湯頭痛不痛但燥者此
湯主之

黃芩二兩 苦參二兩 乾地黄四兩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多吐下虫
註曰此言產婦有轉感微風或在申表裏或在下
焦風濕合或生虫皆然見四肢煩熱一證但以頭之

痛不痛為別耳故謂在草蓐是未離產所也自發
露得風是揭蓋衣被程有不慎而感也產後陰
虛四肢在之血之後陽氣獨盛又得微風則苦煩
熱然表多則上入而頭痛當以上焦為重故主小
柴和解若從下受之而濕熱結于下則必生虫而
頭不痛故以黃芩清熱為君苦參去風殺虫為臣
而以地黃補其元陰為佐曰多吐下虫謂虫得苦
參必不安其上出下出政未可知也
○千金內補黃芩建中湯治婦人產後虛羸不定腸

中刺痛不止吸之少氣或苦少腹中急痛有膠背不食飲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為善令人強壯宜

當歸 四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一日令盡若大虛如飴糖六兩陽成內之子火上煖令飴消若去血過多崩傷內血不止加地黃六兩阿膠二兩合八味湯成內阿膠若無者以苦葶代之若

無生薑以乾姜代之

註曰桂枝湯為中凡家和平衛調陰陽聖方加飴糖為建中已為邪盛正虛者巧定一先本後標之法今產後虛羸不足先因陰虛後并陽虛補陰則寒凝補陽則氣壅後天以中氣為主故治法亦出於建中但加當歸即偏於內故曰內補當歸建中湯婦腹中刺痛不止血少也吸之少氣陽弱也故將桂枝生薑當歸之辛溫以行其榮衛之氣甘草白芍以養其脾陰之血而以飴糖大棗峻補中氣

則元氣自復而羸者豈痛者止也然桂枝於陰陽
內外無所不通尤當敏善人陰陽藥下之症故又
主少腹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飲食者蓋帶下病去
而中氣自強也曰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為善
謂宜急於此調之度無後時之歎然藥味和平可
以強疾可以調補故又曰合人陰壯宜若云大虛
加飴糖而不用人參蓋人參補元氣與中氣不相
安者有之飴糖乃補中氣而聽元氣之自生故因
此一味而曰建中云為產後先血虛人參偏于氣

未免使陽驟勝驟勝則愈傷陰也若去血過多崩
傷內衄方加乾地黃阿膠所傷偏於陰故持多加
陰藥也產後必宜用地黃阿膠也

論曰近來腎氣丸十全大補湯俱用肉桂蓋謹溫
煖于滋陰藥中故無礙至桂枝湯因作傷寒者方
又因有春夏禁肉桂枝之說後人陰損汗發熱惡
寒一證他證即不用是至春夏則更守禁不教用
矣不知古人用桂枝取其直通氣血為諸藥獨尋
即腎氣丸古亦用枝其有不上于溫下也他如金

匱論虛損十方而七方用桂枝胎前用桂枝陽安
胎又桂苓陽去瘀產後中風面赤桂枝附子並用
產後乳子煩亂吐逆用竹皮大丸內加桂枝治熱
煩此于建中加當歸為內補然則桂枝豈非通用
之藥若因桂則性熱下逆非下焦虛寒者不可用
而人反以為通用宜其用之而多謬矣予自究心
金匱以後其用桂枝取效裏幻出奇不可方物聊
一拈出以破時人之惑

張仲景金匱要畧論註卷二十一終

張仲景金匱要畧論註卷二十二

楊李徐 彬忠可甫著 姪佳燿胡仙父較

婦人雜病脈證並治第二十二

論一首

脈證合十四條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來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
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
胡湯主之方意吐中
註曰婦人熱入血室有因入血室必譫語此則不

謹誌而但如瘧狀者謂傷寒男女皆有之而婦人
有獨甚者故皆曰婦人中風即傷寒中所主桂枝
湯之風證也七八日則表邪已解矣後有寒熱故
曰續來然不長熱故曰有時向其徑水則已來而
適斷明是餘熱未盡乘虛入之則經血必有從者
故寒熱有時然非大陽傳入少陽之比因從血之
熱致有此病故曰使如瘧狀雖非傳入少陽之比
其藥仍用小柴胡者蓋血室之氣肝主之肝與胆
為表裏膽因肝受邪而病如瘧非他藥所宜故亦

主和其半表裏謂上焦氣和而驟然之血將自行
者峻攻之如於當陽證則亦化少陽之藥也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盡日明不暮則發諸見
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治之無犯胃氣及上之焦必
自愈

註曰此言熱入血室不必血結而和即搏邪為患
者曰傷寒即所謂無汗惡寒者也曰發熱此病之
初也曰徑水適來之則經水初行之時也邪盛經
氣亦盛適相值寒邪必傷榮故邪與血搏血屬陰

主根故也則熱雖棄而明了暮則入陰分邪狹陰
氣而為譫語如見鬼狀者識之甚也此為熱入血
室者言血室雖在內而表邪實未嘗犯胃及上二
焦之內故曰此者只此而非表邪入裏也治法亦
惟和表邪而舉兼清血室之熱定矣蓋以為去邪
入內而攻之則所傷實多故曰無犯胃氣及上二
焦必自愈必云者內原無病可攻故雖不治而必
愈也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七八日熱除脈通

身涼和胸脇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
當刺期門隨其貴而取之

註曰此言經與病值不即為患而病解後反搏邪
在胸脇作熱者謂中風病稍異于前之傷寒然
發熱惡寒經水適來與前之邪盛經亦盛無二後
七八日熱除脈通身涼和是經在病中行而不礙
也却七八日後反胸脇滿如結胸狀譫語矣入血
室之熱不熾于經而結于肝之府故脈之所過處
為滿甚則如結胸狀陰火盛則譫語也然滿雖在

胸膈非少陽表邪雖如結胸非太陽表邪入裏雖
譏詰非胃實故曰此熱入血室亦見不可誤攻胃
及上二焦也當刺期門期門者肝之分也此肝實
之病得其實則愈故曰逆其實而取之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
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微然汗出者愈

註曰此言陽明病亦有熱入血室者但下血頭汗
出不同耳陽明病邪頭病鼻乾不眠是也假如轉
入陽明之腑則必有汗譫語等者可下之證何口

而動血乃下血譫語故知為熱入血室然陽明宜
通身有汗此血中有熱而血耗之則下虛搏於身
為燥陰所把故無汗唯頭則陰不能入而陽仍通
故汗此病亦由肝實不當責陽明故亦刺期門而
以隨其寒而瀉之微然者通身微之似汗也汗則
肝不強而陰陽平故愈

論曰熱入血室仲景專就婦人言之以有血室而
行經婦人所獨也然男子兩腎間七節下亦有血
海穴假令平日血弱之人感風寒亦或能熱之化

見有陽明證而妄下血謔者中風已愈而如瘧
寒初起而夜如見宿中風已愈而腸滿謔語不當
以此意通之乎

婦人咽中如有失竄生甚厚朴湯主之

註曰此條即治所謂寒傷無物凝堅在上也炙膏
譬如乾肉也千金所謂咽中帖之如有肉吐之
不出吞之不下狀如有屠腸數語甚明切此病不
因腸胃故不礙飲食二便不同表邪故無骨痛寒
熱乃氣為積寒所傷不與血和血中之氣溢而浮

於咽中得水濕之氣而凝結難移婦人血分受寒
多積冷結氣最易得此病而男子則有之聖用半
夏厚朴湯乃二陳湯去陳皮甘草加厚朴紫蘇生
薑也半夏降逆氣之厚朴兼散結故主之薑苓宣
至高而下其性極藥味辛氣香色紫性溫能入
陰和血而兼歸氣於血故諸失血以赤小豆和丸
服能使血不妄行夏天暑傷心陰能下暑鬱而炙
膏者用之則氣與血和不滲上浮也
論曰余治王少乙咽中毒噎塞嗽不出全以半夏

厚朴湯投之即愈後每復發細問之云夜中燈下
每見暈如團五色背脊內間癢其人又壯盛知下
和因受寒陰氣不足而肝反鬱甚則結寒微動
挾腎氣上衝咽喉塞噎也即于此方加大劑枳
菊花丹皮肉桂量乃漸痊而咽中亦愈故曰男子
間有之信不誣也

半夏厚朴湯方

半夏 一升
厚朴 三兩
茯苓 四兩
生薑 五兩
乾蘆葉 二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夜一
服

婦人藏燥悲傷欲哭淚如神靈所作數欠伴甘麥大
麥湯主之

註曰此條即後所謂或有憂慘悲傷多嗔也藏五
臟也燥謂婦人血室先受補冷而鬱久為熱則藏
為之燥靈樞曰一陰主閉閉之闔折則肝氣絕而
喜悲則知燥氣憂肝為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
病從血來故見陰象也靈樞曰胃病善伸數欠額

黑則知燿氣侵胃為欠伸是使肝氣律潤君火不
亢則藏陰不燥何致乘肝侵胃今令悲傷欠伸其
肝陰之熱可知心脾之熱亦可知故以甘麥大棗
湯主之謂小麥能解陰之客熱而養心液且有
消煩利便止汗之功故以為君甘草瀉心火而和
胃故以為臣大棗調胃而利其上壅之燥故以為
佐蓋病本于血心為血主肝之子也心火熾而土
氣和則胃氣下達肝藏潤肺氣調燥止而病自除
也補脾氣者火為土之母心得所養則火能生土

也

甘麥大棗湯方

甘草^{二兩} 小麥 一升 大棗 十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亦補脾氣
婦人吐涎沫醫及下之心下即瘥當先治其吐涎沫
小者龍湯主之涎沫止乃治瘥傷心陽主之古法

註曰此條即後所謂癰疽在上吐涎沫也婦人
下焦素有積冷而凝于上之內為癰又得客寒故
吐涎沫足積寒為本而客邪為標也肺邪高在胸

宜從傷寒心下有水氣者論治但彼無積寒故乾
比此有凝寒故有涎沫耳醫者下之是胃未受邪
而誅責無過故曰反藥傷其胃害氣動膈故心下
即痞在竟下雖作痞而上之者寒水氣未服當先
治其本故主小青龍則水氣與客寒俱去而涎沫
止痞不過邪下之證邪客于心下故以大黃芩連
峻瀉心下痞滿之邪可一服而愈也
婦人之病因虛種冷結氣為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
血寒積結胞門 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吐涎唾久

成肺癰形體瘦分 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腋疼
痛與臍相連 或結熱中痛在臍元服散無瘡肌若
魚鱗時着男子非止女身 在下未 此字多徑徑不
句今陰掣痛少腹惡寒 或引腰脊下根氣衝氣衝
急痛膝脰痠煩 卒忽眩冒狀如厥癲或有憂悒悲
傷多嘔 此皆帶下非有鬼邪久則羸瘦脈虛多寒
二十六病于麥高揣審脈陰陽虛實緊弦行其針藥
治危得安其雖同病脈名異源子當辨究勿謂不然
註曰此段叙婦人諸病之由所以異於男子全從

經起今此則與男子等也及其妻為各病因稟之
強弱時之虛實上下寒熱之偏勝而見證不同其
治之或從標或從本即前後所述諸病可推此則
言其大舉也婦人之病至胞門數句為一篇綱領
曰虛積冷結氣六字尤為綱中之綱謂人不虛則
邪不能乘之因虛故偶感之冷不化而積氣結則
行冷則凝冷氣凝滯久則結之者不化也血遇冷
氣而不行則經水斷絕然指從甚上下不同故曰
諸至有歷年血寒者氣冷則血寒也胞門即子宮

所通陰中之門也為經水孔道冷則血積凝而其
月水之來矣○寒傷經絡至指分數句為一段謂
冷積陰元始時尚微陽衰之後聚衛相干結寒氣
淫經絡受陽相絲上入而凝匿在上客邪并之也
吐涎逆久則氣壅而上焦轉逆則肺傷而癰初時
止氣受寒結至此衛及形體皆可形體指分此為
病之表而在上者也○在中四句為一段謂上焦
之元氣或盛而無客邪并之則寒邪不能上侵盤
結在中膈主中焦故遠隔寒也寒在裏痛也微雨

腸者肝所之肝之經為厥陰起于下而于厥故每
與厥相連而痛者有之不必盡然或有也○或結
熱中至女身數句為一段謂人之稟賦不同中氣
弱者為寒所侵而病矣若其人中氣素強下邪等
之即為熱中病而閉元之寒害熱不能消之故痛
仍在此胃熱故脈數不由榮分之熱故無滯澀無
澀而結熱所至榮氣作煙故肌若魚鱗魚鱗者肌
粗下滑之狀也時着男子非止女身謂冷氣收斂
不結及人機中則氣推男女交合感其熱而男子

亦然非止女身肌粗矣此上兩段言病之變而在
中本為寒或為熱者也○在下四句為一段謂閉
元已下寒冷或多則冷低而經不全妨但期候不
調勻冷近於陰也陰痛掣抽痛也于是少腹陽氣
少則惡寒矣此言痛之變而在下者也○或引臍
脊四句為一段謂病侵下之經絡則骨節之間上
下無定自臍脊氣衝臍脘無往不疼者有之此言
病之變于骨節者也○奄忽四句為一段謂邪入
既深神氣受之則陰火熾而元首之陽衰為眩為

冒陽氣虧而神明無主為厥為癲氣既燥稍感
有愛慘相感則悲傷多嗔此言病之變于神氣間
者也○然厥癲悲傷似亦有鬼神者不知前此皆
帶脈已下為病而邪鬼神帶下者猶言帶之下極
如今人所謂白帶也其病之邪發者因形體之寒
熱為寒熱久則元氣耗而肌肉削故癲瘦久則經
脈虛而陽氣少故為寒三十六病者十二癰九痛
七害五傾三痼也詳首卷審脈陰陽虛實緊弦二
句此總結全篇之治法謂變雖萬端總不出乎陰

陽虛實而独以緊弦為言者蓋經阻之始大槩屬
寒故氣結則為弦寒甚則為緊耳示人以二脈為
之而察之兼脈也針藥者各有相宜也然病形雖
曰脈有知異所異之部即為病源故脈各異源此
段為婦科辨證論治之最要語故令辨証且戒之
耳

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
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
屬帶下何以故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

之其證底巨乾燥故知之當以獨經為主之
註曰此段言歷年血寒積結胞門而甚焉者也故
就婦人之年暮經多斷絕者而亦必據證斷之以
主法也謂婦人年五十其元氣已絕應不復經血
起是身然而病證下利數十日不止知非偶感矣
暮即發熱病屬陰失少腹裏急明乎病高下焦矣
因而腹滿足雖脾病而根于下焦矣手掌煩熱掌
厲心心主血血鬱則熱煩也唇口必渴脾家榮氣
而津潤榮氣鬱則陰火從之故乾燥非渴也渴則

為胸中痞胸無熱而但陰分有鬱火故不渴而乾
燥也然皆非相因的對之證故疑而問仲景乃累
其下利發熱腹滿而斷之為帶下且誅其言經年
產瘀血在少腹不去謂下利而面赤抵陰虛者有
之因而少腹裏急心下多亡陰者有之腹妨脾虛者有
之手掌煩熱陰虛者亦有之若唇口乃燥熱所生
下利之病不應見此然而有是證又合之少腹裏
急乎掌煩熱明是血瘀而火鬱所以心得之而掌
熱脾得之唇口燥故曰其證唇口乾燥故知之藥

溫經湯方

用溫經湯者其證因半產之虛而積冷氣結血行
瘀而不去故以歸為苦調血吳茱萸桂枝以溫其血
分之氣而行其瘀肺為氣之主麥冬阿膠以補其本
土以統血參甘以補其虛丹皮以去標熱然不利
已久脾氣有傷故以薑棗心脾氣名曰溫經湯治
其本也唯溫經故凡血分虛寒而不調者皆主之

- 吳茱萸 二兩
- 當歸 二兩
- 芍藥 二兩
- 人參 二兩
- 桂枝 二兩
- 阿膠 二兩
- 牡丹皮 二兩
- 生薑 二兩
- 甘草 二兩
- 半夏 一升
- 麥冬 一升

生薑 二兩 甘草 二兩 半夏 一升 麥冬 一升

右十二味以水一斗煮三升分溫三服○亦主

婦人以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來

過多及至期不來

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經一月再見者去根散

主之

註曰帶下即前所謂此皆帶下非專指赤白帶也
蓋古人列婦人因經致病凡三十六種皆謂之帶
下病故此節冠以帶下二字後不復重出其不利

者不能如明也因寒而疾故少腹滿痛然既有疾
而不利則前經行未暢者不及待後月正期乃一
月而再見也藥主土瓜根散者土瓜即草部土瓜
也性苦寒善驅熱行厥應虫兼治血多氣弱陰中
正氣桂枝行經絡之滯而積冷自散因有厥滯故
以土瓜為主必合桂枝所謂寒因熱用也

土瓜根散方 陰癰腫亦主之

土瓜根 三分 芍藥 三分 桂枝 三分 麩虫 三分
右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為嘔大則為芤芤則為寒芤則
為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旋覆花
湯主之

註曰此散言弦大之脈並見於寸口是病氣上浮
見于陽部乃亡氣虧而病氣勝也故脈先見弦之
則衛氣結又見大則虛而不能斂故釋其白弦
則為減謂亡氣已減然亡氣何緣而減以寒邪乘
之乃氣結而減也故曰減則為寒又釋之曰大則
為芤謂有邊無中芤如指蔥也然脈何緣而中空

以元虛不實乃中弱而空也故曰乾則為虛、寒、相搏病始于下而厥見寸口陽部是外實內虛如鼓故名曰董婦人妊及行經必陰陽相維而後無病今陽浮陰弱不能養胎故半產或下血而為偏下此因虛而寒氣結也結則氣不攝血而漏下矣故以旋覆開結氣而通其虛中之滯加葱行其氣也加絳少許即新紫絳色緇也以此為血分引經耳

論曰半產湯下血虛可知不用補血至者蓋虛而

兼寒是有邪矣故以開結為主結開而漏止其血自生不必補也若有邪而補則邪盛而漏愈甚未得益先得損矣

旋覆花湯方

旋覆花 三兩 葱 五莖 新絳 少許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婦人陷經湯下血不解膠薑湯主之臣僚等按諸水無膠薑湯方也

是妊娠中膠艾湯

註曰婦人之經難從下出實由心胃之氣主之故

此降有期今日漏下是無期也所漏者黑是下有
因寒而滯之物故曰陷經陷者有障無升久則為
黑色故以膠艾湯主之乃回物如甘膠艾四物通
調肝血加甘膠以補之病本于寒故以艾溫而行
之也

論曰丹後婦人之經淡者有水此等為熱思為拒
極故兼以化假令其人素從熱病來者客有之然
而伴暈之言逆甚常也

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生 恐是後者

此為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大黃甘遂湯主之

註曰少腹滿前是少腹滿也如敦狀如人敦而不
起則氣從後注今滿滿在前而血瘀在後故曰如
敦狀小便微難是滿中微有病而不甚也不得知
非上焦之氣熱不化更在生病後則知餘邪未清
故便血室不淨血室在膀胱之後血在後故氣如
後注而敦者然明是滿血俱病故曰此為水與
血俱結在血室大黃以逐其瘀血甘遂以去其停
水古人治有形之病以急去為主故用藥不嫌峻

耳若阿膠則養正而不滯故始之日以聚血中伏風也

大黃甘遂湯方

大黃 四兩 甘遂 三兩 阿膠 三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其血當下

婦人經水不利下抵當湯主之

初得男子胎乾 滿急有瘀血者

註曰不利下者明知有血欲行而不肯利下既非若久閉不至亦非若行而不暢如一月再見者是有形之物礙之故以大黃桃仁水蛭蟅蟲峻逐之

抵當湯方 水蛭^{三兩} 蟅蟲^{三兩} 桃仁^{三兩} 大黃^{三兩}

右四味為末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婦人經水閉不利臍堅癢不止中有乾血下白物礬石丸主之

石丸主之

註曰此言閉則經阻不行矣然其子臍寒鬱更堅癢而下不止乃中有乾血故所下者但白物而非血也以礬石丸主之者其從阻之由雖在子臍實大腸之濕熱侵之便子臍得熱而有乾血與着膈下之瘀血不同故不用前之下瘀血湯但以礬石却水去濕為君杏仁利大腸之氣為佐而內之大

腸謂大腸之濕熱去而子藏之乾血自行則白物止而徑不開也

礬石凡方

礬石燒三分 杏仁一分

右二味末之煉蜜凡瘰核大肉藏中劇者再內之婦人六十二種風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註曰六十二種凡此言凡婦人病挾風者無不治之其六十二之名詳考方書皆不能悉血氣刺痛是言因血虛或腹中受風寒之邪如經前後胎前

後產前後皆是以別干寒痼者而言故以血氣二字殊言之痛而言刺蓋血氣之痛其狀如刺亦不同干寒痼也紅藍花一味之力能擊之者色紅與血同類性味辛溫而微若能入心肝衝任而行血和血之私也凡自減也得酒則力更大故凡凡證血證皆宜之

紅藍花酒方

紅藍花二兩

右一味以酒一大升煎減半頓服一半未止再服

婦人腹中諸疾痛滿歸為藥救主之古見

註曰此言婦人之病大藥由血故言諸疾痛皆以

本為經歸為考主之謂邪有因寒者亦不過稍為

加減非與以此方藥腹中諸病也

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方見產常中

註曰此言婦人之病既由血則虛者為從何補

起唯加建中之法為此謂後天以脾胃為本胃和

而飲食如常則自能生血而痛止也小建中即桂

枝湯加鉛糖也言外見當扶脾以統血不當全恃

四物之類耳前產後附于中內稍當歸建中湯正

此意也

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

也師曰此名轉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

但利小便則愈皆氣丸主之

註曰不見寒熱而飲食如故則表裏俱無邪矣然

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病形頗急故疑而問不知

下氣上逆膈受之則內熱而煩陽明之氣下行逆

則不得臥逆則氣高之則氣極故反倚息不能循

呼吸之常乃倚息而如喘也其所以氣逆之故蓋
小便因氣化而出下有熱滯不得出久則氣亂而
胞轉之則愈不得溺故曰以胞系了戾致此病了
戾者其系紐轉也然既無表裏自當但利小便則
胞中之氣有乘使之仍出故道乃氣直而系不得
紐也然不用八正等而以暗氣丸主之者謂胞系
了戾初因氣逆而滿滿之則氣亂而轉久滿之由
則因熱聚熱聚之由因元虛故以六味補其下元
導之使出又以桂枝化其氣附子健其氣行之勢

所謂補正以逐邪也若一味微陽則元氣削而餒
餒則反不能出矣

腎氣丸方

乾地黄^{八兩} 薯蕷^{四兩} 山茱萸^{四兩} 澤瀉^{三兩}
牡丹皮^{三兩} 茯苓^{三兩} 桂枝^{二兩} 附子^{二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如至
二十五丸日再服

婦人陰寒濕陰中坐粟地床子散主之

詩曰坐謂內入陰中如生產謂坐草之坐也

此方味未之以白粉以許和合相得如車大綿裹
肉之自然溫

少陰脈滑而數有陰中即生瘡陰中蝕瘡爛者狼牙
湯洗之

註曰少陰脈即在尺部也數為熱然尚有虛而假
熱者滑則為實邪矣邪熱結于陰故陰中即生瘡
至于瘡蝕內蝕以致糜爛則熱熱浸淫為甚矣故
以狼牙草湯洗之狼牙苦能清熱辛能散邪毒能
殺虫也

狼牙湯方

狼牙 高

右一味以水四升煮取半升以綿纏筋如繭浸湯
瀝陰中日四遍

用氣下泄陰吹而正噴恐是此殺氣之實也亦有如煎
導之亦有中

註曰下泄與下陷不同下陷為虛下泄者氣從陰
門而泄也皆陰吹之者氣出而不能上也然必
有不宣泄而結者于是有不宣泄而泄故曰正結

謂大便之氣燥而閉也此有熱邪因穀氣不運而
來故曰此穀氣之害也既有寒邪故升提藥可愈
故須積毒之後陰發熱之養血補其陰而潤其氣
大腸之氣潤而此通則彼塞矣

小兒疳虫能萬方

雄黃 葶藶

右二味末之取臘月猪脂鑄以槐板綿裹頭四五
枝醮藥烙之

註曰是方疑有誤此篇為婦人襍方而獨附小兒

一方恐亦是母因小兒而病也大約雄黃取其去
風殺虫肺為氣主藥強為熱故以葶藶肺氣而
拔其邪之源耳

張仲景金匱要畧論証卷二十三

樵李徐彬忠可甫著姪徐

然撫辰父較

雜療方第二十三

論一首
方二十三首

退五臟虛熱四時加減柴胡飲子方

註曰此當與內經所謂凡傷於寒者為熱病者對
者蓋傷寒邪自外來外來之邪為經絡間病為實
邪故此言五臟以別于表也曰虛熱以別于實邪
也謂五臟之間為虛邪所襲因而氣律不暢則表

東大間虛邪作熱唯虛邪故四時皆有之唯虛邪
不若表邪傳經之五異故但隨四時之氣補海所
宜相為加減柴胡為表裏陰陽和解之劑且性能
升少陽生生之氣故以為君白朮補中以養正氣
故以為臣人身之中宜斡則正氣流通壅滯則氣
湧為熱故以枳椇開提上焦之氣陳皮利中焦之
氣枳椇快腹中之氣為使生薑佐柴胡宣之于外
佐枳椇散之于內名為退虛熱不全任補亦不用
寒劑謂此熱乃氣分壅熱非陰虛發熱亦非外感

表邪也然冬月多加柴胡此時少陽之氣欲出于
地故多加柴胡以助之則陽長陽長則三陽自泰
也至春句蒲漸發甲折求申故加枳實以轉動其
機減白朮恐土燥則木不榮也夏月熱傷元氣甘
草功同人參故獨增此以佐白朮壯中氣但長夏
濕熱盛則氣滯藥亦如春而加甘草不減白朮但
加枳實生薑取宜補並行以助其發榮也若秋之
藥與冬同氣至此時漸收稍加陳皮以溫中快脾
謂秋冬收藏之令自不同于春夏耳

加減柴胡飲子方

柴胡 八分 白朮 八分 大腹枳柳 四枚并皮用

陳皮 五分 生薑 五分 桔梗 七分

以上冬三月柴胡稍多

柴胡 陳皮 大腹枳柳 生薑

桔梗 枳實

以上春三月比冬減白朮增枳實

柴胡 白朮 大腹枳柳 陳皮

生薑 桔梗 枳實 甘草

以上夏三月比春多甘草仍用白朮

柴胡 白朮 大腹枳柳 陳皮

生薑 桔梗

以上秋三月同冬三月唯陳皮稍多

右各收咀分為三貼一貼以水三升煮盡一升分

溫三服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如四體壅滯甘草

少許每貼分作三小貼每小貼以水一升煮取七

合溫服再合滓為一服重煮都成四服

長服訶勒丸方

註曰訶黎性溫若重酸輕有下氣消瘴之功故居
五味五倍用則收瀉合橘皮厚朴用則下氣合人
參用則治嗽此去長服益黎勒之下氣苦中帶酸
利而兼淡故本草既謂破胸膈結氣通利津液又
謂止洩痢治久嗽所以能消腹中百病可長服也
訶黎勒 三兩 陳皮 三兩 厚朴 同

三物備急丸方

右三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酒飲服二十九加

註曰此方妙在乾薑巴黃峻利寒熱俱行有乾姜
以守中則命蒂常存且以通神明而後正性故能
治一切中惡卒死耳

大黃 一兩 巴豆 二兩 乾姜 一兩

熬外如 右藥久須精新先搗大黃乾薑為末研巴豆內中
合治一千杵用為散蜜和丸亦佳蜜器貯之莫令
歇氣主心腹諸卒暴百病若中惡客忤心腹脹滿
卒痛如錐刺氣急口噤停尸卒灸者以煖水若酒
服大豆許二四丸或不可下捧頭起灌令下咽須

史考其如米差更與三九膏腹中鳴即吐下便差
若口噤亦須折齒灌之

治傷寒令愈不復紫石寒食散方

註曰熟玩此方可悟痛後收攝雖邪調和陰陽之
法曰傷寒是痛病邪外來有未盡清楚者也欲使
愈而不復發既無邪之可驅補之徒足動其氣故
以諸石藥之入陰而固本清熱者以和其陰以薑
附桂枝之入陽而運其本氣者以復其陽以防風
搜伏風桔梗開提肺氣以文蛤散結攝魂白陳香

惡氣其間鐘乳補肺飲糧益脾赤白石脂紫石英
補心而養肺鍾乳補養雖有不同其為和陰別一
也乾薑壯中官之陽桂枝行上焦之陽附子微下
焦之陽亦有不同其為復陽則一也合托薑有調
劑之力合桔梗有開竅之妙于是陰陽平而氣血
調病何從復哉然方名尚有寒食二字方下無之
恐是將寒食調服後或脫誤耳未詳候考

- 紫石英
- 白石英
- 赤石脂
- 鐘乳微
- 桔萸根
- 防風
- 桔梗
- 文蛤

鬼白 大一餘糧各十分 乾薑

附子炮去

桂枝去皮各四分

右十味并為散酒服方寸匕

救卒死方

薤搗汁灌鼻中

又方

雄雞冠割取血管吹內鼻中

豬脂如雞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

雞肝及血塗面上以所圍四旁立起

大豆二七粒以雞子白并酒和盡以吞之

註曰凡人陽氣一分不盡則不寤故收卒死唯以

復其陽氣為主若鼻氣通于天天陽之所通也口

氣通于地地陽之所通也而為諸陽之表屬陽明

中土人陽之所通也故或以薤或以雞冠血二物

皆能通天分之陽故以灌鼻中豬脂能通膚中之

陽若酒為引雞子白能通腎中之陽大豆為引故

以之灌喉雞冠為肝為魂之主塗面則內通于胃

以所圍四旁則氣更束而內入相引入肝故肝氣

通而愈

救卒死而壯熱者方

礬石半劬以水一斗半煮宿以漬脚令夜疎

救卒死而目閉者方

騎牛臨面搗薑汁灌耳中吹皂角末鼻中立效

救卒死而張口及折者方

灸手足兩爪後下四壯飲以五毒諸膏救方已豆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方

馬屎一斗水三斗煮取一斗以洗之又取牛洞糞搗

也一升溫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膈上三寸膈下四寸各一百壯差

註曰凡卒死皆中惡鬼神之類然有既死而渴證各異正可別其邪傷何臟度對治無誤如死矣而壯熱衛氣起于下焦扶邪熱搏腎而何甚最難解溺陰之毒故以之漬脚令皮蹠盡大絡之界也若目閉是陽虛格陽在下故以薑汁灌耳通其心腎元氣皂角吹鼻逆其鼻逆其脚背之靈若曰張及折有角弓反張之意邪在經也故先灸手足以達其外陽後飲五毒

膏以微其內氣若四肢不收而失便是陰陽隔絕不通故陽不開陰不闔也馬屎能通陽故洗之半個能入脾故合酒灌口中以發其欲絕之氣而又灸上中下三焦以同其陽也

救小兒卒然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狗屎一丸絞取汁以灌之無濕在者乾者取汁在曰既歛不應吐利卒然而吐利又無他病可據則知上吐下利病在中矣狗性熱善消物糞乃已消之滓病邪得之如其消化類相感也近有用狗

糞以治腸疝者用狗屎半斤煮取汁服痛百步不
動而骨立欲死者無不神驗可惜此理矣
尸脈動而無氣氣閉不通故靜而死也脈證見上

卷

草蒲屑內鼻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着舌下

又方

別取在角髮方寸燒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
註曰尸脈者如尸之靜而不動也然脈仍動而但無氣內經曰壅遏榮氣令無所歸是謂脈動則榮

氣未絕但衛分之氣閉而不通無氣則靜故靜而
火陷陰但取通氣固矣然不用皂莢等而用羊蒿
蒲扇蓋脈屬心脈動是心有氣故以蒲扇扇以氣
以通心氣桂屑着舌下以入血分而引陽外透乃
從陰引陽以開其閉也若別取左角髮左屬血髮
為血氣之上出者故合酒以升發其血中之氣則
閉自通亦即前方之義總是引血分之氣通之于
衛分也

救卒死者死還魂湯主之方

麻黃三四去節用杏仁去皮尖甘草二兩
右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令啗之通治
諸感時

又方

韭根一把烏梅十吳茱萸半升
右三味以水一斗煮之以病人棉內中三沸搗碎
者生沉者死者煮取三升去滓分飲之
註曰凡卒死及客忤死總是正不勝邪故陽氣驟
閉而死肺朝百脈為一身之宗麻黃杏仁利肺通

陽之君若合參草以調中故為救卒死主方名曰
還魂陽著其功也若韭根有莖白之功烏梅有開
關之力吳茱能降獨陰陰降而關開則魂自還故
亦取之然梯陰則生死蓋梯為本人日用之
物氣之所及也浮則其人陽氣未絕沉則久已有
陰無陽故主死物仍分斂之信梯無寧信菜耳
救自縊死以下無註

治馬墜及一切筋骨損方

大黃

一兩切候湯成下

緋帛如手大

亂髮如雞子

大煨灰

久用物草布一尺煨

敗蒲一握三寸即

蒲席七

桃仁四十九個

去皮炙

甘草

如中指即炙剉

右七味以童子小便量多少煎湯成內酒一大盞
次下大黃去滓分過三服先剉敗蒲席半領煎湯
浴衣被蓋覆期更通利數行痛盡立去差利及浴水
赤勿怪即瘀血也

註曰從高墜下雖當救損傷節骨為主然頓跌之
勢內外之血必無不瘀瘀不去則氣不行氣不行
則傷不愈故以桃仁大黃逐瘀為主緋帛紅花之
類亂髮血之類合童便以疏瘀血敗蒲亦能破血

行氣故入重能療腹中損傷氣血湯治能活自身
血氣然筋骨疲血必有熱氣滯焉故以炊單布受
氣最多而易消者以散滯通氣從其類也加少灸
甘草補中以和諸藥也

張仲景金匱要略論桂卷二十三 終

張仲景金匱要略論桂卷二十四

楊李徐 彬忠可甫著

姪徕天和胡豫父較

禽獸魚菜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論辨二首 方二十一首 食九十法

凡飲食強味以養于生食之有妨及能有害自非服
藥煉液豈能飲食乎切見時人不閉調攝疾痲競
起若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須知切己者矣所食之
味有與病相宜有與身為害若得宜則益體害則成

疾以此致危例皆難療凡毒藥飲汁以解毒者雖云
救急不可熱飲諸毒病得熱更甚宜冷飲之

註曰凡氣熱則增過冷則減毒氣亦然故曰諸
毒病得熱更甚凡解毒藥必甘寒之品亦此故也
若乾霍亂飲熱湯則死蓋毒由邪熱熾盛故得熱
更甚每見猪屎及鹽水性寒皆能愈之亦所謂飲
冷不獨陽之涼也不宜辛熱藥亦可也

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
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脾冬不食腎四季不食

脾病曰春不食肝者五肝氣主脾氣敗若食酸則又
補脾脾氣敗者不可救又肝旺之時不可以死氣
入肝恐復魂也若非旺時即虛以肝補之佳餘臟准
此

註曰肝病禁辛五句恐助仇也春不食肝五句恐
衰臟偏絕也若死氣入肝之說甚有妙理蓋一臟
當一臟之旺時生氣之所起也以死肝合之則死
氣借旺而復是死氣乘肝伐生生之氣若流旺時
縱有死氣亦乘旺無生氣相引則死氣不復也適

足以補之而已故曰以肝補之佳以下四十五件無註

羊肉其有宿熱者不可食

註曰宿熱者謂舊有熱病人也羊肉補氣得補而

熱增不可食以下數條

凡諸毒多是假毒以損元氣時宜者甘草蒼朮汁飲之通治諸毒藥

註曰此總結前諸毒之傷元氣一綫之毒何能傷人乃假些微毒氣參入元氣元氣反為毒氣作使至不可療所謂星星之火勢極燎原亦唯以甘寒

如甘草蒼朮培其本氣為主而兼以清解毒氣自無不愈故多通治諸毒之藥見諸解毒藥不若此二味之精當然亦可悟解毒之藥藥取甘涼矣

張仲景金匱要略論註卷二十四終

